

卷九

弁山堂別集卷二十三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史乘攷誤四

枝山野記云永樂劉行業端父子領鄉薦會試下第
道遇漂水一女子未沒號救劉命援之登舟附載以
歸道中皎然不涅迨家婦迎問曰買妾乎劉告之故
女叩頭言本土族今舉室壅魚腹矣感君子再生恩
請執婢役以報劉曰惡有是猶能返汝立命人送還
還則茫茫然大川耳親識皆絕復載歸命善視因爲
擇壻歸之婦曰渠已無家君非構意室之縱使從人

未必勝君殆亦天作之合其留侍巾櫛劉固不可論
勸數四久之乃處二室生二子長大宗伯文安公定
之次即布政叅議寅之也按永新縣志劉文安公母
夫人留氏邑虎溪田家女也始石潭先生年四十餘
弗嗣余高王父帥正翁與先生故友善因勉以副室
計先生曰吾亦念是久矣柰何帥正翁曰虎溪吾留
家媪有三女長者年及笄矣而尚未有聘者先生額
之翁歸乃謀之高王母劉夫人旦日高王母託通家
相好故期會先生之適室歐陽夫人于虎溪密約夫
人袖釵環爲女聘而弗令其媪知之至則已有陰泄

之者矣媪長女遂先匿后山松樾中弗可召高王母
乃躡語歐陽夫人曰今所見次者雖差少然固甚俊
拔解人意取聘移之不可乎歐陽夫人深然之高王
母乃起執次女袂曰吾固知若福女也即以釵環強
加焉踰年遂生文安公後留氏累被封褒四子二女
並貴顯出入禁闈享榮盛數十年年九十乃卒福女
之云豈虛哉今小說妄載先生納水漂女重誣先正
所自出不可無辨故特詳著之志爲尹臺宗伯所譏
當不謬野記所載故飾美耳然留氏實劉氏尹公亦
未免以同姓諱也

據楊文貞 三朝聖諭錄謂宣德中太子少保都察院左都御史劉觀與其子輻俱以賊敗法司議置之死文貞及建安公以四朝舊臣請從末減 上曰爲汝二人曲貸其死可發爲邊吏建安對以士可殺不可辱發邊吏死等耳始戍輻遼左而觀從養然觀在永樂十二年實以刑部尚書謫爲本部吏至明年始復官故一時之議有此而憲章錄謂父子俱戍似誤近峯聞略言王文恪公宣德間巡撫周公忱會計入朝 上命置酒于樂館集公卿大臣侍飲極懽東里公獨不預是日一學士醉歸亡其帶詞林爲賦醉學

士歌按宣德三年以前朝士有宴妓館者而左都御史劉觀父子爲甚其年劉觀坐法右都御史顧佐禁革之又明年周文襄始拜工部右侍郎撫南直隸又三年始入計事豈有宴之妓館理文恪端人居史官久而作此論蘓人浮薄之餘習也

枝山野記言陳祭酒敬宗在留都豐城侯李隆留守公過豐城夫人即公主也聞公飲量欲闕之竟日不醉按李隆乃襄城伯也雖督南京守備原無尚公主又豐城侯李彬子賢襲侯亦嘗守備南京繼襄城後而亦無尚公主

天順日錄言 宣廟初諸大臣惟黃福持正不阿命
觀戲曰臣性不好戲命圍碁曰臣不會著碁問何以
不會曰臣幼時父師嚴只教讀書不學無益之事所
以不會 上不樂居數日敕黃福年老不煩以政實
疎之也按 三朝聖諭黃在淮漕文貞公荐之爲南
京戶部稍均勞佚耳且是時惟蹇夏二楊及胡忠安
常入侍不聞有對奕之說似未可信也攷之史以爲
太宗朝事恐亦據日錄而書之未可信 太宗嚴重
蓋未嘗與群臣對奕而忠宣當其時亦多鎮外不常
左右也

菽園雜記正統間楊文貞公自江西還朝所過府州
縣餽送一切不受耿清惠公時爲淮楊益運使餽雞
四翼麵一盤楊公受之且携手而行其激揚之意默
寓于交際如此先奉直公時客淮陽親聞其事按楊
公展墓錄往返間雖一驛丞相見餽一雞必記豈有
過淮楊獨不書耿公理又其中云聞有耿運同者亦
可而未之見當是前說虛耳

枝山野記言 張太后大漸乃召三楊于榻前問
朝廷尚有何大事未辦者士奇首對有三事其一建
文君雖已滅曾臨御四年當命史官脩其一朝實錄

仍用建文之號 后曰曆日已革除之豈可復用對
曰曆日行于一時萬世信史豈可蒙洪武之年以亂
實 后納之或曰請謚爲神聖皇帝其二云云 后
亦首肯其三方孝孺已誅 文皇帝詔收其片言一
字論死乞弛其禁聽令存而傳之 后默然未荅三
楊即趨下叩頭三事臣等已受顧命遂出而憲章錄
亦因之按 張太后遺詔今存未聞有此二事也即
有之何以實錄遺而不脩孝孺集至成化時始出
憲章錄載馬順害劉忠愍球事謂持刀小校本盧氏
人與耿九疇鄰九疇素愛其年少俊美因與往來後

又不至甚迓之一日來見九疇見其貌黃瘠不類情
之曰汝無有疾乎狀貌頓異如此小校吐實且曰迫
于勢不敢不行比聞劉公忠臣吾儕小人無故作逆
天理事死有餘罪矣特來別公且謝誤愛耳因慟哭
悔恨不已未幾果死勞堪類編亦因之據此則小校
乃耿清惠素所狎侮者也耿公正人豈宜有此且劉
忠愍以正統八年下獄耿公方爲兩淮鹽運使原未
入京至十三年註誤被逮赴京事白即遷刑右侍劉
之死又矣何嘗一相及而敢于矯誣乃爾

立齋間錄謂 朝廷旨意出內閣臣條進藁底居閣

中謂之絲綸簿其後爲宦寺取入中禁徐有貞既得
權寵乃請于上如故事還簿又一說謂楊文貞告
展墓恐權歸于次相文敏乃以絲綸簿送內暨文貞
還請之不復出矣兩說俱無據而後說尤孟浪庶藁
原在閣不謂之絲綸簿而當時文貞文敏偶以資序
先後耳其委寄寵禮同文貞何緣以展墓而歸簿也
嘉靖初言事者攻文貞且請簿詔詰責之乃已野史
之誤人若是

餘冬叙錄記

英宗初立年在幼冲

朝廷大政承

太皇太后指裁爲多

太后嘗御便殿執政大臣英

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被旨
入朝 太后左右女官雜佩刀劍侍衛凜然 英宗
東立英國公等兩下立 太后召問之人皆有獎勸
之辭及溥乃嘆曰 先皇帝嘗稱卿忠不謂今日得
相見也 仁宗監國于南時 太宗方寵漢庶人有
代嫡意溥以翰林學士切諫下錦衣獄者十年 仁
宗即位始出溥數月遷大學士故 太后有是言因
顧 英宗曰此五人先朝所簡貽 皇帝有行必與
之計非五人所贊成者不可行也 英宗受命頃
間宣太監王振至俯伏 太后顏色頓異曰汝侍

皇帝起居多不律今當賜汝死女官加笏振頸 英宗跪爲請之諸大臣皆跪 太后曰 皇帝年小豈知自古此輩禍人國家多矣我能聽帝暨諸公留振此後不得重令干國事也 太后駕起詔 英宗賜英國公等酒飯乃出嗚呼 太后其所謂女中堯舜乎宣德正統二十年間清理之治毋儀天下之力也攷楊文敏行狀及楊文貞三朝聖諭錄最爲詳備然以召對言則影響 宣宗時事也王振之說恐無之按文敏行狀云二月乙未 宣宗侍 皇太后謁長陵 獻陵康子 上以 皇太后命召見公等五

人于行殿諭之曰 皇帝數言卿等忠勤今天下清寧民生無事是固 祖宗福佑家國亦惟卿等贊翼之功賜以酒肴及白金紵絲表裏 聖諭錄所載英國公張輔少師蹇義少傅士奇太子少傅榮太子少保幼孜太常卿溥入見 太后云云略同後還京士奇嘗獨對 上曰前日 陵上汝等謁 太后退太后爲汝言 皇考往在京中談汝等姓名及行事甚熟 太后悉能記憶其間才學優劣與任事不任事皆有譏評謂輔雖武臣而達大義蹇厚重小心但多思而少斷汝持正言不避迂意議事之際 先帝

數不樂汝然終從汝以不敗事嘗有一二事失先
帝甚悔不從汝言 太后又謂朕曰凡正直之言爾
不可以爲迂而不從謹之謹之攷史所記亦略同至
正統中絕不載 太后召見諸大臣事夫以 太后
召見大臣於 朝廷爲盛事於諸公爲盛遇責數王
振爲盛德文敏行實與 聖諭錄何故佚之史於
太后之聖政王振之蠹國蓋媿媿焉何所諱而不書
意者何文簡驟聞前輩之言喜而筆之不知其誤也
兩湖塵談錄謂正統初魏文靖公驥爲吏部侍郎中
官王振怙寵而驕每出則雖部堂尊官亦斂輿迴避

公一日相遇於崇文門不爲避王銜之譖於內衆爲
公危忽一日 上御便殿召吏部既至問孰爲侍郎
驥近日有何事公慷慨言其故且曰臣不才備位六
卿臣不足惜 朝廷名器可惜耳溫旨慰之曰爾所
言者是好官 按魏公而有此則生平第一偉事而
公卒于成化中行狀志傳之類何所諱而不載又攷
古穰雜錄云魏公篤好吟咏癯然若不勝衣王振亦
重之呼爲先生贊見惟帕一方亦不較夫既曰重之
則譖公事所必無者古穰爲李文達公賢門下正其
時人兩湖之言似非實錄

菽山野記謂 英宗一日獨與楊文敏公語語及公家事甚詳又問公有何事難自處者朕爲卿處之公謝無有 上固詢之公曰臣有一妾與臣同貧賤頗善事臣第妾有父以臣貴父依臣臣嘗厚待之今被侵家政規權賂頗撓臣事臣未能去之也公意蓋欲上爲屬之法吏罪而屏之耳 上忽顧左右呼校尉來面封杖俾至公第杖殺之公叩首謝然而以雙篋往公請其故 上曰既誅其父安用其子乎公頓首言此女頗無過亦自嫉其父姑且留之 上曰父以女死女寧自安要之勢或不可後成噬臍無如初忍

情也公又申懇再三竟不許校尉云頃刻報已兩斃公猶未出朝也攷此事別無經見文敏公給假省墓卒于武林時 英廟僅十四歲事皆 太皇太后主之何得有此舉動耶此事絕類前紀徐中山常開平事皆齊東野人語也

閒中今古錄言永樂末詔許學官考滿乏功績者審有子嗣願自淨身入宮中訓女官輩時有十余人後獨王振官至太監正說初居中得寵至 張太后崩權傾中外歲已巳虜人也先犯邊勸 上親征者是也乃沒土木之難世莫知其由教職故識之以示後

攷之王振少以選入司禮讀書後爲東宮局郎英
廟即位遂越興安金英柄司禮見實錄甚詳無所謂
教官闡割之說也

莘野纂聞言劉球學士以避難隱居姚江幾數年從
學者日衆而名始聞當塗以其異黨也庶得之竟置
于法有成器先生者姚之名儒也特憫其志爲作文
以祭之登靈緒山望空而哭者三祭畢輒書祭文數
通分呈藩臬跡其所爲名謝翽王炎午之於文天祥
皆非有爲爲之者按劉球侍講言事忤王振假董編
脩璘請爲太常卿株累下獄錦衣指揮馬順希旨殺

之其事明甚今言避難隱居姚江從學者衆當路庶
得置法殆是夢中語

枝山野記言正統末王振謂三楊 朝廷事虧三位

老先生然三先生亦高齡倦瘁其後當何如文貞曰
老臣當盡瘁死而後已文敏曰不然楊先生休如此
語吾輩衰殘無以効力當荐幾個後生報 聖恩耳

振喜令具名來翌日即同荐陳循高穀苗衷等振欣
然用之文貞或讓文敏文敏曰彼厭吾輩矣吾輩縱
自力彼豈自巳乎一日內中出片紙書幾個名字某
入閣某入閣則吾輩束手而已今數士竟是我輩人

又當一心力也文貞嘆服按此是後人歸美文敏語耳殆非實錄文敏以正統五年省墓卒于杭又四年文貞荐曹鼎以侍講入閣其年文貞卒又三年陳公始以學士入閣又二年苗高二公始以請學入閣今謂文敏爲此言而振欣然用之蓋相去遠者幾十年近者亦四年矣故曰非實錄也

西樵野記言景泰間摠兵石亨西征振旅而旋舟次綏德河中天光已暝亨獨處舟中扣舷而歌忽聞一女子泝流啼哭連呼救人者三亨命軍士亟拯之視其容貌妍絕女泣曰妾姓桂芳華其名也初許同里

尹氏邇年尹家衰替父母逼妾改醮妾苦不從故捐生赴水亨詰之曰汝欲歸寧抑欲爲我之副室乎女曰歸寧非所願願爲公相箕箒妾耳亨納之裁剪補綴烹飪燔冪妙絕無伍亨甚嬖幸凡相親愛者輒令出見芳華亦無難色是年冬兵部尚書于公謙至其第亨欲誇寵于公令芳華出見之華竟不出亨命婢督行者相踵于道芳華竟不出于公辭歸亨大怒拔劍欲斬之芳華走入壁中語曰邪不勝正理固然也妾本非世人實一古桂久竊日月精華故成人類耳今于公棟梁之材社稷之器安敢輕詣獨不聞武三

思愛妾不見狄梁公之事乎妾於此永別矣言罷杳然按此事乃武三思之于狄梁公今傳會之耳且石公景泰中未嘗一日離京營天順初始西征則于肅愍爲所害久矣

客坐新聞言成國朱公某沒于虜其子某隨征獨返見其母夫人讓之曰汝父死于國難汝隨征何獨生還豈利其爵棄而不顧耶立命死之以庶子襲其封時人皆偉之按沒虜者成國公勇也其妻曰王氏初封國夫人後追封王夫人儀即其出也襲公爵次子佶授指揮使其事無一合者且不能舉其名何以稱

野史

西樵野記黃鑑蘓州衛人厥父善舞文起滅詞訟蕩人產業爲害不少既而晚生鑑弱冠時登正統壬戌進士上因其青年美才俾官近侍蘓人咸曰父苦事刀筆而子若此何天理耶景泰間寵渥益甚後駕自北還禁錮南宮及改元天順復位上以舊恩待鑑陸大理少卿朝夕召見無期一日上御內閣露一本角微風漾之命取以觀乃鑑所進禁錮者上嘆曰不意鑑之奸有是耶亟召甚于平日鑑至上擲此本視之鑑連呼萬死伏誅遂至滅族意使鑑寵

不及此惡能報之深耶按景泰中吳江有徐正者爲
兵科給事中嘗上疏言南城禁錮事景帝惡之謫外
衛經歷又以戀娼妓不行充戍鉄嶺衛太上復辟逮
而劓於市實無所謂黃鑑與陞大理少卿也

間中今古錄言天順間冢宰王公翽右侍姚公夔一
日試該選監生出論題目道盛德至就試者不敢斥
題目之差但告曰題目甚難姚又不得顯言惟體試
士之意從容請于王曰此題果不容易監生廢書已
久望易此題目王曰汝且一易姚曰只易了盛德至
善則諸生便可下筆王笑而然之噫冢宰但知道德

之對言而失章句訓道爲言也年老病忘非姚婉言
以請則試者情何由達而皆閣筆矣按此事累見之
野史是寇莊愍深掌院而韓襄愍雍爲僉都時事非
王與姚也

間中今古錄言正統戊辰廷試一日上夢儒釋道
三人來見至揭曉狀元彭時由儒士榜眼岳正幼曾
爲慶壽寺書記探花陳鑑曾爲神樂觀道童也按考
之諸野史是士人戲爲標目耳非上果先有是夢
也

近峯聞略言嘉興張寧以才質受寵于英宗嘗稱

爲我張寧吏部察上意推爲巡撫都御史 上曰張
可作都御史耶繼推南京侍郎 上曰待北部有缺
來說未幾 憲宗即位詔給事中陞二級外補寧僅
得通判至知府耳按張寧爲禮科都給事中受知
英廟果欲大用之然吏部實未嘗兩推至成化初吏
部推脩撰岳正爲兵部侍郎寧僉都御史詔與在外
四品方面岳得興化知府寧得汀州知府實未嘗陞
通判也

西樵野記言李都憲守三邊嘗題石灰詩云千槌萬
槌出名山烈焰光中走一番粉骨碎身都不怕只留

青白在人間後以邊境猖獗挺出因裂其尸焉今人
仰其節義誠詩憤也按他小說載其詩語類于肅愍
特小異耳國朝無守邊李都憲出戰而死於虜者惟
正德中才襄愍公寬以輕敵死虜然不聞有詩此必
因肅愍而誤傳者也

莘野纂聞言吾蘓陳僖敏公鑑韓都御史雍並爲郡
庠弟子負時會郡守進香城隍廟二公職當分贊先
期而至有丐者私相語云適見城隍迎丞相前導而
出往常在此未嘗見也二公陰然之後果相繼第進
士爲顯官皆以勲名終然則享爵祿者神明預識于

塵埃中矣按此事吳中小說累載之謂是陳太保鑑與俞太保士悅也二公實同時爲諸生又同列入座若韓襄毅與陳公科第相去二十年豈有同時爲諸生理

諸說家記王靖遠事謂虜酋阿台朵兒只伯數寇甘梁命公西巡許以便宜行事公至稽閱邊備知守將法弛而令不嚴嘆曰如此而欲虜無侵凌難矣明日集衆轅門詢平日畏敵不畏將者得都指揮安敬即斬以徇一軍震慄攷彭文憲志詔亦同第考之史則云都督蔣貴僉都御史曹翼統兵勦胡寇駐魚兒海

子以都指揮使安敬言前途無水草不可進引還都察院劾貴等懷奸失機宜治以軍法上命尚書王驥責貴死狀修敬軍中以徇然則靖遠之誅敬以中旨耶抑便宜行事耶誌文所載絕類狄招討修陳沔事雖快人意恐當以史爲據

李文達有經世才其所持論麓川事甚正但公生當其時而所紀有不能無牴牾者謂麓川初叛沐晟尚在彼時只遣人宣布朝廷恩威赦其罪撫安之未必不從遂輕動舉兵又不委晟而另遣將以致王師失利此大誤也按正統二年十月雲南南甸州知州

刁貢罕等奏麓川宣慰思任發侵奪其所轄羅十思莊等處二百七十八村乞遣官齎金牌信符諭還所侵地詔黔國公沐晟處置以聞自是思任發不奉詔因而發兵侵噬不已而討捕之 命下矣然每歲未嘗不撫討也後遣沐晟爲大將摠兵而都督方政等爲副以鎮兵從行政爲前鋒破虜逐北渡潞江遇伏敗沒晟逡巡不敢渡引兵還上疏請罪逾月遂暴卒人以晟爲伏毒最得其情矣今云不委晟而另遣將以致王師夫利何也晟卒後命其弟昂以左都督代鎮摠兵再討麓川又敗乃始議遣王驥蔣貴以大兵

行文達又云麓川不如中國一大縣縱得其地于人何利益而軍需所費萬萬不可計兵連禍結以有今日此又大謬也 高帝命潁川侯以三十萬衆下雲南大理而 文皇復命新城侯以八十萬衆下交趾以故諸土夷環雲貴二廣以十伯計咸惕息而不敢動迨宣德初柳升王通再敗黎利而捐交趾與之中國自是輕矣麓川之所以驚肆爲棄交趾也若再敗于麓川而竟不誅則土官之弱者不二十年而爲強者有矣強者不誅而益強則中國之在西南者亦非我有矣其所以失在中國之政不脩而驥等之用兵

未盡善也不然潁川新城之大興甚于麓川倍矣何以不爲天下累也

田汝成作西南夷傳其于方政之敗沐晟之死與王驥等之用兵差近似而其他又有大繆誤者至以麓川爲孟養云正統初宣慰使刁賓玉昏懦不能填緝諸夷部下貴姓酋思仁遂擁衆麓川叛孟養略取其地刁賓玉奔永昌死無子思仁益張遂屠騰衝據潞江自稱曰法法夷王號也事聞 睿皇遣黔國沐晟左都督方政等征之兵敗沒按麓川本 國初降夷宣慰使也曰思倫發時方有事于緬故增號曰麓川

平緬宣慰司至孫思任發侵孟養地抗王師始伏誅有子曰思機發叛有其地累討之始走緬甸今以麓川爲孟養而宣慰思任發曰部人又益一刁賓玉及思機發爲思機皆誤也夫以李公生其時田公官其地而尚不能無誤乃爾信乎史學之難精也

吏科給事中姚夔以交趾死事知州何忠未及謚請以待制王禕例謚之禮部覈奏報罷其後永豐知縣鄧顥死事特謚恭毅蓋偶因劉忠愍球之昭雪言官併及之耳固有遇不遇也張南園謚紀載有何忠蓋祠額之誤

張御史春真定人商弘載榜二甲第五人初試南宮主司欲首荐以北卷爲疑既拆封知爲真定人以問宰相曹公曹與張同邑啣張不往見但謝不知遂寘第六廷對復得第一甲第三人曹又易之初授南京廣東道監察御史國朝進士什褐爲御史自張始時中官王振用事齊韶附之得南京刑部尚書倚托縱恣人莫敢言有指揮某者與徽商友善往來無間結爲昆弟指揮富而無子有三女一嫁儀真民一嫁鎮江一嫁武臣指揮既卒徽商遂謀襲其官媚指揮之妻甚至妻信之遂許爲嗣既得官併欲奪其產沉

指揮之妻于江既事漸彰聞指揮女在儀真者訟之刑曹齊韶受賂竟右商人而誣指揮女徘徊都市商殺之血汚女衣以石沉之井指揮妻有侍兒爲商所奪心傷故主有怨言商又殺之有一奴欲訟寃商又殺之都下無論貴賤皆痛憤然畏韶七年無敢問張初至官見婦人泣而呼寃蓋指揮女在鎮江者也都御史過之若不聞御史過之亦若不聞張心疑之問之同官同官握手諭之曰此非君所當問也張奮然曰朝廷設耳目之官何事不可問有事不敢問號稱御史不亦辱乎今日吾固當問之同官掩口笑曰

南京京城事皆屬廣東道張遂按之白中丞中丞怒
曰汝書生不諳時務躁妄如是汝登第幾日蒞官幾
日遽欲預事乎韶聞之大怒曰吾不識張春何狀豈
喪心病狂乞死者耶不然何以返吾獄既而窮按不
已事大暴著井中血衣尚在獄詞皆張手筆韶見之
大驚曰彼書生何精練至此始有懼色因求都御史
勸阻之都御史曰吾前叱之今日何面復與之言乃
令同官言之張遂列齊韶見阻之意都御史轉托之
言并同官三四人連獄詞具疏呈都御史求印都御
史固不肯印月余都御史去御史曹姓者署印強使

印之乃得聞 上而齊韶之疏先上矣時北京都察
院都御史寇莊愍公見之曰此疏何得先上都察院
本亦當即至宜徐待之三日張疏果至下錦衣衛提
問韶與張連逮至京錦衣衛金指揮者亦無子問其
事悽然泣下故齊韶無所措詞時張疏言韶放縱數
事其一史氏事史氏初與 后妃之選 英廟欲立
爲后而疑其姓謂朱與史婚非雅遂賞表裏還之齊
韶竟納爲側室張又上書王振幾千余言首論此事
王振讀至此驚曰韶他事吾尚可爲此事吾豈能左
右乎由是商始伏辜以殺死一家三人論而齊戍邊

刑部原問官死不獄御史轉托者俱爲編氓惟張復官於是韶上疏申辨上怒勅再辨者斬韶怨王振不右已以爲是獄皆振所爲也上疏言振罪上怒竟論棄市時張一疏殺一尚書杖殺刑官數人罷三四御史直聲雖振動天下而舉朝不能安之矣此同年周學憲聞張之子孫言其事而筆之書及攷國史獄牘則所謂指揮者南京水軍右衛指揮僉事賈福其姻戚徽商與爭官職者陳珙也訟在刑部而右侍郎齊韶欲奪福官與珙大理少卿廖莊疑而駁焉再駁韶責司如初議因改駁調廣東道御史張春曹

得趙雯索珙等對理韶怒不肯發且執福答之創重死爲守備太監劉寧所奏韶逮錦衣衛問而珙亦奏莊與春等受福賂因并逮置對順鞠韶所受珙賄與林福死實莊春等受福賂誣珙疏爲韶所嫉而韶嘗稱王振爲中表兄其從子錦衣指揮王山王林爲表姪署刑部一歲獄因淹繫死者百二十人又逼取被選退宮人百戶史宣女爲妻及僭買永嘉大長公主卧床王振以其冒親也怒趣法司問狀坐韶故勘斬珙誣告平人致死絞韶上疏懇辨不聽後數日僂于市然則周子之所記特影響耳齊韶侍郎固非尚書

也商原無得官亦無殺指揮之妻女與奴也商論絞
非凌遲也張春原無上疏齊韶先坐斬辨而不免非
坐戍以疏詆王振得罪也北院之掌印者陳鑑非寇
深也錦衣問官乃馬順亦非無子之金指揮也又謂
會試取第一以北卷拆封而問知爲真定人詢宰相
曹公夫拆卷之後誰得而問宰相始填卷耶齊東野
人語不足信

周又言 英廟復辟忠國公石亨用事亨子彪以游
繁巡邊所在積聚皆沒入已謬奏虜寇焚掠無遺
朝廷信之張上疏論彪誣妄舉朝吐舌亨怒云何物

狂子吾將赤其族殺齊尚書非此人耶此 朝廷之
佞臣留之何益 上命給事中一人刑部侍郎一人
即官二人至所在勘驗給事中以憂死衆依違其詞
以復 上頗知之彪與張俱召還而置之不問亨屢
遣人刺張張不爲備待命二年不授官遂棄去然公
論惜之左遷鎮江府同知時宰相徐有貞亦謫鎮江與
張同爲石亨所劫相得權甚有詩云雙親路隔三千
里至品官縻二十年徐見之云吾心事君已盡言之
矣遂以此二聯一字爲一詩以相愁嘆後以憂去同
起復至京復待命二年不得官時商弘載入相矣張

亦不往見竟得應天府治中俄而亨敗凡嘗論亨者皆復官賞資增秩張遂擢順天府丞時張已疾甚未至任而卒按史自天順元年以至三年七月石亨與虜用事並無有論其失事者亦無差官勘邊者豈有如此大舉措而史遺之理且二年七月內張春尚以奏牘落聞字法司問罪復職今云待命不授官棄去何也徐有貞以元年七月謫金齒何嘗流寓鎮江二年後張春尚在山西何云同擯相得懽甚也春詩雙親路隔三千里五品官縻二十年徐公官極品又三親父已歿而云心事君已盡之又何也亨敗之時商弘載爲民山中又七年而始召今云春自鎮江丁憂起復至京二年不補商已拜相矣卒不之見俄而亨敗嘗論亨者皆復官增秩春遂擢順天丞年月一無相應者此何異夢中說夢也

弇山堂別集卷二十三

弇山堂別集卷二十四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史乘攷誤五

憲章錄言楊士奇子楊稷毆死人命數多逮繫法司至是審實斬之士奇以疾在告御劄慰之曰卿歷事祖宗以及朕躬啟沃弼贊勞動實多比卿以疾違朕左右者數月朕心拳拳唯卿子垂家訓干國紀朕不敢私卿其以理自處勉進藥食早圖康復以副注望士奇感泣按稷行提至京文貞疾已甚矣論死未決上故以勅諭慰之文貞卒兩月而稷以廩死

獄亦未嘗處決也今錄似誤

枝山野記言王振雖跋扈大臣猶持體面尚書遇振未曾少降辭色同坐時振欲據尊席尚書曰公職太監四品官吾二品也岍然凝坐振無如之何按此恐非實錄振得志之秋抗禮者僅英國公輔胡宗伯王太宰內閣三四人而已成公朱勇尚書侍郎皆長跪唯唯豈有坐其上者哉

菽園雜記言陳僖敏鑑視王毅愍文先入臺鑑爲左都御史文爲右都會更有右都御史一人文遂據中坐凌其上僖敏不與較此言恐誤也毅愍以大理卿

先轉右都而僖敏鎮陝亦以右副轉右都自是更歲一代未嘗同在臺也僖敏出守河保禦虜而毅愍在陝俱轉左會得請代以刑部右侍郎耿公代之始皆以左都共事而僖敏資序在先然是時無右都也毅愍尋以陝西勞加太子太保却在僖敏前僖敏至易儲始加如之以後三左都有鹽山公俱宮保而是時位次則毅愍僖敏忠肅公

傳稱郭大宰璉以正統十二年卒年七十七云永樂初任戶部主事勤于職 太宗亦知之未幾陞福建右叅議時年二十四人呼爲小方面按十二年爲丁

勿七十七則永樂二年爲甲申三十四也三十四不當呼小方面豈其卒時爲六十七耶攷之史太宗初陞叅政其陞叅議時洪武甲戌爲二十四也客坐新聞言李西涯程篁墩童時以神童被薦英廟試之云云非也按二公之年當是景帝時事在通紀吏部尚書何文淵加太子太保係於景泰元年非也文淵以三年易儲而加

通紀言擢監察御史韓雍爲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非也韓公還朝後遷浙江按察副使之任半歲以陳芳洲薦遷今紀載于十四年土木之變前亦非乃景

泰元年事

景泰七年十一月丁卯以監察御史陳述薦處士吳與弼詔巡撫都御史韓雍禮聘赴京至天順元年始用忠國公石亨薦遣行人齎勅諭耳

菽園雜記言天順以前公侯伯都督管營者止稱坐營官總兵之名乃下人私相稱謂移文中無之其以總兵稱則近年始及內官汪直用事時邊方事皆會兵部與摠兵官議則總兵之稱又出自今上矣文量其時人當不誤但景泰中于肅愍奏議武清昌平侯俱稱總兵官勅書奏疏皆然恐不起自成化也所

謂坐營者蓋十營偏將耳

枝山野記言景泰中劉學士儼典南畿秋試取江陰徐泰爲解首泰本富室或以爲有私高閣老乃請覆試上不可比泰等赴禮闈中旨特詔南畿五經魁士入禁中覆試陳閣老徐步觀五士文章至泰微言曰仍應以此卷爲首亦不知其識泰否也比拆封其次一與原第符合乃仍賜泰解元劉公初大不平欲扣闈力辯迨覆試乃已後劉沒有司議謚亦以此事謚曰文介焉初高之請以于尚書王都御史二子不第乘此爲之地耳既而朝廷徇其意特命以二子

登科時目爲欽賜舉人按于肅愍止有一子冕已爲府軍千戶是科陳芳洲王千之俱在內閣二子不得第上疏以徐泰事巉考官而高文義奏請覆試且於左順門面奏陳王之非事始得解今祝氏移陳芳洲之事於于肅愍而又移二公之請於高文義謂爲于王地何也不過欲爲外大父掩飾殺于肅愍之惡耳孔子惡利口之覆邦家真斯人哉且是北畿非南畿也

又言虜擁乘輿登陴臨視諸大臣在城下朝上虜以長刀簽一纒燒羊於銛端啖趙尚書雍趙徑開

喉仰接而吞之虜驚嚙指曰好漢好漢按是時不聞有所謂趙尚書雍也當是王舍人榮以使虜進太常少卿後復姓趙天順復辟進尚書耳且上皇在城外何由登陴而大臣却於城下朝也

野史又言大同宣府總兵定襄伯郭公登儒將也在鎮時虜卒入寇公出戰偶被執虜欲加害公叱曰我總兵也虜嚙指不敢動即以皮帳卧公以垂四角以木挺舁公往見酋長又與夾騎而行公體肥重虜以其不便於趨防護亦憊公忽縱身騰躍拉酋子隨攘其肘仍奪其馬乘之突圍疾馳還營虜遣千騎追之

不獲公之驍勇如此偉哉按實錄及定襄家傳竝無此事蓋記李將軍段褒公事而附會之耳

王文恪震澤紀聞言皇甫仲和之精占驗謂土木之難虜騎逼城下城中皆哭仲和登高望謂家人曰雲頭南大將氣至虜將退矣明日楊洪自宣府石亨自大同將兵入援虜遂遜按石已先至京由爲事官陞都督封武清伯與于謙出營城外虜退後久之楊洪始以宣府兵入命克總兵同孫鏗范廣等擊殘虜之未出關者紀聞語當非真

李獻吉作清風店歌極言武清伯石亨力戰之功而

雙槐歲抄謂亨以都督僉事係獄赦出之亨與姪彪持長斧突陣所向摧陷鄭端簡所載亨傳尤鹵莽不實請得事事折之端簡謂十四年八月王師敗績亨與總兵官楊洪等并械繫錦衣獄十月虜酋也先犯京城有言亨勇者景帝出亨獄令立功贖罪按虜也先等以正統十四年七月入寇癸巳大同總兵西寧侯朱晟等與戰陽和後口全軍覆沒惟右將軍都督石亨得免甲午上親征啟行巳酉降亨爲事官俾募兵自効八月壬戌上蒙塵丁卯召爲事官石亨爲右都督掌後軍都督府管大營操練辛未封宣

府總兵楊洪爲昌平伯九月封亨爲武清伯然則亨止充爲事官洪在宣府初未嘗下獄也莊簡云亨統兵出安定門即與虜遇挺刃單馬進左右馳突獨殺數十人彪又持斧率親兵從之諸軍懽呼踴躍聲震天地虜却而西亨等追戰城西虜復却而南亨令彪率精兵千人誘虜南至彰義門虜見彪兵少逼之亨率衆乘之蹂虜大潰南奔亨日夜追虜三日至清風店北虜將出紫荆倒馬關懼我躡後亨遣謀者詒虜亨且未至陣中將者假亨名耳虜信之來攻亨率彪與精銳數十騎奮擊大呼直貫虜陣刀斧齊下殺虜

數百人虜始知亭在躡亂相蹂踐亭悉衆乘之大捷
論功第一封武清伯按于肅愍碑謂也先兵至城下
對我壘而陣車駕亦在虜營覘我軍嚴肅不敢有加
於我我亦不敢向虜輕發一矢喜寧嗾也先邀大臣
出議和且需金帛萬計不應對壘七日是爲十月望
虜移蹕漸遠乃舉砲擊虜營虜死砲下者萬計也先
大沮宵遁史稱武清伯石亭尚書于謙敗虜於德勝
門外初虜以數騎來窺德勝門謙等伏兵于兩傍空
房先遣數騎迎戰虜衆萬餘來追伏兵起以神砲火
器擊之遂却都督孫鏜與虜戰于西直門外斬其先

鋒數人虜稍却鏜逐之虜益兵圍鏜鏜力戰毛福壽
高禮俱往援之禮中流矢身復分兵往援虜乃引却
辛酉太監王敬都督武興與虜戰於彰義門外興以
神銃列於前弓矢短兵次之報効內官數百騎列於
後虜至以神銃擊却之報効者爭功自後躍馬而出
陣亂虜衆乘之遂敗逐至土城輿中流矢死居民皆
升屋以磚瓦擲之會王竑毛福壽兵往援虜遙見旗
幟乃退壬戌虜衆由良鄉遁去其日進封石亭武清
侯加于謙少保二說雖未盡同大抵武清大將持重
鏜戰突陣之說未可據也且作史者果欲沒武清功

何至沒都門之捷况亨自虜退即進封侯在京營虜
奉 上皇由良鄉大掠而去以甲子出紫荆何嘗以
一兵追之而有此談也

傳又言亨生子未彌月 上令負兒見之封爲鎖定
侯致無此事又云天順四年二月 上密詔御史按
劾即日縛彪棄市籍其家亨逮繫錦衣獄死亨既死
法司請瘞亨屍 上念亨欲從之問李賢請盡法斬
首 上不肯竟瘞亨而憲章錄亦於三年二月內係
斬石彪於十月內係下石亨獄按史天順三年八月
石彪以嗾致仕千戶楊斌等保留下獄考竟九月亨

乞養疾十月間住四年正月亨下獄籍其家二月詔
諭羣臣致書 親王其月癸亥亨度死法司請僇屍
榜示天下 詔始瘞之用李文達請也又四日丁卯
誅石彪然則端簡之傳何嘗有一語實耶

又言以奪門功封亨忠國公彪爲定遠伯按彪時在
大同以天順元年爲右都督破虜於磨兒山斬首一
百四十級生擒二十人獲馬二百疋封定遠伯再破
虜二萬於安邊營生擒四十七人斬首五百一十三
級獲馬五百一十疋驢騾牛羊二萬餘進封侯傳以
彪爲奪門封而俱畧其戰績何也

憲章錄謂 上欲易太子恐文武大臣不從與太監王誠舒良謀又啖內閣諸學士賜金五十兩銀一百兩命廷臣俱兼宮僚王直胡濙俱太子太師陳循高穀于謙太子太傅儀銘俞士悅楊善王文王翱何文淵太子太保蕭鎡王一寧太子少師商輅爲兵部左侍郎兼春坊大學士滿朝感惠遂以太子爲可易而黃竑之邪議起矣此大有誤漏內閣之賜銀在易儲先而賜黃金在易儲後若諸公之加師傅正與易儲命同日下非所謂滿朝感惠也當時左都御史王文楊善俱先以勞勲加太子太保非以此日加也其它

加太師者勛臣則陳懋石亨加太傅者勛臣則柳溥加太保者武臣則張輓文臣則陳鑑石璞加少師者江淵加少傅者俞山加少保者俞綱羅通李錫蕭維禎而今皆遺之又黃竑議在先賞內閣在後

尹文和記二事史不載而頗核者于肅愍謙久病議添設一尚書助之江淵先生在内閣數窘於同事者欲出理兵部衆因而諛之江悅因屬商文毅輅擬旨坐便室中方下筆王毅愍文先起入商所以指畫石兵江工四字陳循先生尋入亦如之商乃如指書訖封進江不省明日調工部石璞於兵部而出江於工

部始大驚恨寰宇通志成內閣承密旨進秩時閣老皆職保傳止進無殿學而商文毅輅獨擬陞兵部尚書錢溥自贊善兼檢討擬陞諭德無侍讀黃諫自編脩擬進中允屬商繕正商退錢作編脩若誤筆者陳公請如初擬商言錢既越眾陞二級無官豈宜復陞乃止付司禮太監王忱封進既別王毅愍復送出門耳語忱曰諸總裁皆止進無官商奈何獨陞忱領之明日旨下商僅兼太常寺卿乃愕然不滿按是時陳公循以少保太子太傅戶部尚書加華蓋殿大學士兼文淵閣大學士高文毅毅以少保太子太傅工

部尚書凡五官王毅愍文以少保吏部尚書俱加謹身殿大學士兼東閣大學士商文毅以兵部左侍郎加太常寺卿兼左春坊大學士翰林院學士凡四官亦時制一變也未幾而兼官俱削矣當時商公最後進官亦卑然能於票擬間斟酌如此而王毅愍之強與內璫之相結亦畧可見史謂錢溥與商文毅不悅作老秃婦傳以譏之商略不與較想當爲此事

易儲之際人不效而以譏于王二公甚無謂也于公所職者兵事而已居密勿主此謀者陳芳洲輩也執筆首此議者胡忠安也爲六卿首者王文端也芳洲

輩初與高文義賜銀百兩江淵王肅商輅三公半之事定復各賜黃金五十兩文端忠安俱加太子太師而于公不過太子太傅而已王毅愍以正月與興濟加太子太保至增置宮臣之際盖王不與陞而于不與賞也大概畧可推矣詔諸公二俸俱支皆疏辭而于獨再辭不允今柰何以易儲議之

枝山野記載 英皇在虜中袁彬哈銘外又有沙狐狸者亦衛士劬勞甚著 駕旋沙不及從虜給以部曲爲頭目浸用事納婦生子爲富貴大族弘治初知其子故在歸驗實賜官某衛千戶第宅一區按沙狐

狸者本名李成在虜中以諧謔日侍 上扈蹕歸後

南城復辟擢哈銘大通事錦衣指揮僉事而成爲百

戶成尋徑入內府求陞職 上怒下錦衣衛鞫之銘

與達官也先帖木兒謀欲脫其罪侯 上幸太監吉

祥第爲奏請 上知事由銘併下獄謫銘貴州衛副

千戶後以赦俱復官銘以荆襄功進錦衣指揮使至

弘治中猶爲大通事沙狐狸後雖不知所終然以從

上蹕歸而所云留滯虜地至弘治時始款塞者皆謬

也憲章錄亦因之遂於弘治紀內明著其事

吾學編也先敗死事云天順初也先有平章哈刺者

欲繼也先爲太師言於也先曰主人衣新衣幸以故衣賜臣也先不許而以其弟平章阿失帖木兒爲太師哈刺怒欲叛也先荒于酒色又殘忍諸部不悅稍解散也先益忌哈刺聞哈刺且叛益怒欲討哈刺恐不勝乃召哈刺子飲酒鴆之哈刺子嘔而出齒指血染箭令其僕持告哈喇哈喇陽不知益敬順也先也先以哈刺畏已防稍懈哈刺伏衆俟也先出獵襲也先也先倉皇戰敗走從數十騎投阿失未至復自疑半夜棄此數十騎與二親信走道中饑寒至一婦人所乞漿婦人飲之酪遂去夫歸婦言夫疑其爲也

先急追及之果也先殺之諸部遂分散按史謂也先既擊殺其主部衆益盛遂自稱田盛可汗別部大將阿刺知院求爲太師不許遂有隙至景泰七年也先遣其子守西番俾阿刺二子從行因令人持藥酒毒死阿刺次子阿刺詐報兀良哈盜已馬遣使請於也先取長子回同追捕之也先命其二弟友都王賽罕王統衆與俱臨行觴阿刺長子復毒之行次中途死阿刺怨益深給也先二弟先渡川俟其既渡阿刺統部落三萬人徑趨也先所居先使人數也先三罪曰漢兒人血在汝身上脫脫不花王血也在汝身上兀

良哈人血也在汝身上天道好還今日汝死矣也先
曰我今日有災明日與汝戰退與其腹心伯顏帖木
兒特知院真孛羅平章等坐帳中會議時阿剌舊部
曲卜刺禿僉院禿革帖兒掌判阿麻火者學士事也
先日父也先不之疑因共趨也先帳中拔所佩刀刺
也先并殺特知院等其衆遂散賽罕王聞阿剌攻其
兄領衆七千躡阿剌後欲俟其戰疲然後乘之既而
也先死賽罕王棄其衆乘橐駝十七隻南走爲其下
卜兒塔追及射殺之反都王領其人馬西走所紀也
先死事與賊黨姓名俱不同要當以史爲確夫以也

先之強悍慄賊而倉卒死於降虜之手中國自此息
肩矣凡庚午之 駕還與也先之被刺皆天意也非
人力所能爲也

史言京師戒嚴羸馬疲卒不滿十萬人心洶洶羣臣
衆哭于朝議戰守有欲南遷者尚書胡濙曰 文皇
定 陵寢于此示子孫以不拔之計侍郎于謙曰欲
遷者斬爲今之計速召天下勒王兵以死守之學士
陳循曰于侍郎言是衆皆曰是而禁中尚疑懼

皇太后以問太監李永昌對曰 陵廟宮闕在茲倉
廩府庫百官萬姓在茲一或播遷大事去矣獨不監

南宋乎因指陳靖康事辭甚切 太后悟由是中外始有固志按所謂胡濙于謙陳循之說有之第攷一時劉文安葉文莊諸公所記俱言侍講徐瑄召入倡南遷之議而太監金英斥之使出學士江淵乃更為固守之說以對遂得大用當是時內微金英外微謙幾搖動矣而史皆不載所載李永昌對 太后語釋官數十家俱不及也按脩史在成化初李永昌柄司禮方貴重用事而嗣子泰以學士在史館溢美之談大抵未足信也

史言 車駕次鷄鳴山欽天監正彭德清勸王振曰

虜勢如此不可復前儻疎虞陷 天子於草莽振怒

言之曰脫若有此亦天命也德清既陣亡尋用振黨

籍沒家產所謂黨者論其平日事耶

史于何文肅公喬新卒條下謂景泰初易 皇儲草

詔大學士陳循起句云天降下民作之君其時吏部

尚書何文淵適在側即應聲曰父有天下傳之子迨

天順改易與謀者多斥罷喬新時為刑部主事因見

黃竑徐正處以極刑恐禍及已乃貽書勸其父引決

文淵果自盡士論耻之此亦焦泌陽懟筆也正德中

柄史者力為辨其誣然攷之天順錄云致仕後 上

復位革宮保文淵自以與議易太子首發父有天下之言慮有奇禍時副都御史陳泰左遷廣東按察副使道經廣昌人有傳泰來抄提文淵者懼即自縊死後爲人所奏差官啟擲驗之果然則勸文淵引決之說証而自盡之說實也野史以爲出江淵大槩以文勢效之恐先有父有天下傳之子而借天降下民作之君以對之耳又文淵以四月卒而盧忠徐正以五日誅大抵未可信

寫忠章錄云南京禮部尚書王英卒謚文安尋改謚文忠效英未嘗改謚也又言太子少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王一寧卒贈尚書效一寧贈太子太師非尚書也

又言 帝將易儲語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頭曰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 帝爲之憮然 帝所言者謂見濟也而英所言者謂憲宗也與魏徵獻陵之對相似此本野史似可據但攷之史景泰元年 上怒金英發其結黨市恩及縱家人中監等事論斬及戍謫有差英下都察院獄亦論罪斬 詔禁錮之英家幾籍矣豈東宮生日之說在英未下獄之前耶或景帝之怒繇此但其時 帝

方即位殊未萌易儲之念不應有東宮說也英之赦出必在三年間當時儲位已定帝何必復言東宮生朝英猶在危疑間豈敢作此對耶英能斥南遷之議又能作此對語誠非凡品但恐好事者因而附會之耳然英嘗使南京獨大理寺卿薛瑄不出見英使廻景帝問所見誰爲良者曰僅一薛卿耳然則英之賢殆非他璫比也

菽園雜記言景泰五年御史鍾同即中章綸合奏復東宮下獄時兵部進士楊集以書上于謙畧曰奸人黃竑進易儲之說以迎合上意本爲脫死之計耳

公等國家柱石乃戀宮僚之賞而畧不思所以善後乎脫二人死杖下而公等坐享高崇柰清議何謙以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朝廷法度然有胆氣當進一級處之遂出知安州集常熟人字浩然我朝進士選知州始此按楊集事國史家乘所不聞賴有此耳然不知其時選法何如王文端忠肅不少持否至謂進士選知州始此恐誤永樂中劉綱由進士選陝西寧州知州

憲章錄言長洲練綱由鄉舉歷事都察院上中興要務八條又上勤王急務疏帝閱悟命施行之且奇

其才即授以浙江道監察御史按水東日記謂綱謁左都御史陳公謚曰刑部俞公有意以臺端薦我其謁尚書俞公士悅謂陳公亦如之二公相質無有也始悟其欲求薦而難於發言念綱數上時政疏有聲且畏其口遂以綱名應授御史今云 帝竒其才即授御史似誤又景泰年命綱協贊陝西延綏等處軍務自陳名輕責重乞陞僉都御史庶可壓服人心帝謂陞官豈可自乞已之然則此公之躁進有素其外補宜也而憲章錄後特爲書卒立傳以優之又極其褒予豈薛之與練意氣有相似耶又其時給事中

徐正嘗自言已已有禦虜功欲引姚夔陞侍郎王竑陞僉都御史例乞陞不許遂進南城離間之策謫戍鐵嶺身磔死家籍正亦吳江人

李文達天順日錄言 景帝不豫大學士王文與太監王誠謀欲取襄王之子立爲東宮其事斬泄既而景泰病亟太監興安諷群臣請復立東宮僉謂 上皇子固宜復之唯文之意不在此閣下陳循輩亦知之賢因會問學士蕭鎡乃曰既退不可再賢始覺其有異謀也文又對衆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 朝廷之意在誰賢亦知其心又云先二日有駕其說于石

亨輩云 上以掌兵數人謀立 上皇命太監張永
行拿又中官吉祥蔣冕輩白于 太后寫勅與亨等
令成此事王文初謀于謙輩未必知亨輩不過因于
謙平日總督軍務一切兵政專而行之不遂其私因
乘機圖謙併中傷所不足者耳此語可謂實錄醜正
之徒至必以易儲迎襄釀證肅愍而史乃併王毅愍
之謀掩之後遂得與肅愍同贈謚而肅愍至今尚有
功首罪魁之說抑何幸何不幸也

雙溪雜記言徐有貞李賢爲吉祥所引入內閣辦事
故除于謙等皆用徐有貞策而賢因助之詳辨累紙
然攷有貞以南城返正日入閣殺謙文等始進許彬
次進薛瑄最後用李賢然則二公之被戮與陳德遵
等之戍奪皆文達未入閣以前事也

傳信錄言景帝未崩時有駕取楚世子入繼世子欲
行有長史伍姓者止之曰事雖如此宜待金牌勅書
來然後行未晚後 英廟復召世子問其不來之故
世子具言之 英廟悅召長史賜以襲衣金帶自此
始伍蓋蘇州人也忘其名矣吾蕪無長史伍姓者按
景泰以群臣請擇元良尚且不聽豈有遠取疎屬入
繼大統之理考之正史 復辟後楚世子原未入朝

而長史金帶原不自 英廟始齊東野人之語誠哉
無稽也

瑣綴錄言廷鞫于王少保日刑科給事中尹旻當衆
憤然攘臂拳踢于王二公且謂二姦臣正好歐識者
含然明日有貞等徑陞旻通政叅議按尹直以旻爲
吏部擯斥不用怨之刺骨故爲此以謗毀耳不然此
豈隱匿秘事而朝野更無一人記之哉假令有此成
化三年後于王二公既昭雪寧無有譏旻者而至旻
之敗臺抨亦不之及何也

客坐新聞言天順初泰和陳公循爲首相學士廬陵

陳公文欲援引以進泰和難之廬陵營于他所 英
廟語泰和曰閣下缺人辦事陳文如何對曰文固宜
但少歷練欠老成耳遂寢他日內侍以其語語陳陳
詣泰和白之曰先生不能拔人又于 上前沮之何
也泰和曰此言密邇公何由知之耶然則歷練老成
者果未至也廬陵慚而退按正統末循未爲首揆而
文資尚輕至景泰二年文以大學士高穀薦爲雲南
右布政使 英廟復辟之次日而循就逮遣戍久之
文始入爲詹事再以禮侍兼學士入內閣其求薦與
沮當在何時也

野記言楊昌平俊范都督廣爲石亨所構誅皆非其
罪二人赴市英氣不挫楊尤挺勁云我提兵入援何
罪而殺我臨刑有縞而至者俊所狎妓高三兒也慟
而呼曰天乎忠良死矣奚以生爲紉其元合于頸使
其家收殮即自經當時范廣揚俊雖爲石亨所構誅
然非同日也尋觀雙槐堂歲抄云楊俊誘執太監喜
寧以功陞右都督虜窺懷來俊調永寧兵往守奉御
黃整奏聞于謙惡其擅調請誅之 上不問楊洪懼
禍奏請還京隨營操練既至謙併劾其守獨石馬營
喪師辱國之罪詔斬于市且載高九兒事同又謂俊

死後楊洪含痛而沒猶追其祿米家產蕩盡及考實
錄則俊爲楊洪庶長子也于謙既論劾下獄尋復右
都督統京營兵洪薨後嫡子傑襲封俊復坐事下獄
降都督僉事傑死無子俊復襲封侯景泰末復以家
人首告其欲姦父妾等罪革爵子珍襲天順元年
上以其爲叅將時勒所部閉門不迎駕且云火種頭
來矣爲石亨所聞啣之復爲太平侯張軌所構坐斬
子珍謫戍至成化初復京衛指揮使蓋雙槐歲抄尤
失實也

弁山堂別集卷二十四

弁山堂別集卷二十五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史乘攷誤六

蘇材小纂言 景帝聞鍾聲問左右曰非于謙乎左
右對以 太上皇帝曰哥哥好好按此吾吳人黨徐
元王之論也景帝與于相信之深豈有疑至此孝即
有之何不疑石而疑于乎 憲章錄言封都督張軌
為太平侯軌為文安侯軌仍改名賜誤也軌為河間
王第四子 英宗每呼之為張四而野史訛為張錫
張國史家乘俱無改名之說軌封文安伯非侯也

復齋日記言也先去後真保河南盜梗不通指揮范
信請以兵五百飭平之少保于謙奏擢為都指揮使
從教閱大倚信之英廟復辟石亨等嫉其附少保
指為黨棄市按棄市者乃都督范廣名將也事亦不
合

武功遺事載李文達言奪門無功上曰先生謬矣
若徐有貞可謂能用其勇矣當時之臣非不能識此
然沈潛不諳可見彼此才力之不逮耳又召入至文
華殿復論奪門之事因屬左右曰曹石非無功勞一
旦犯法不可留矣朕在南官時汝輩若無徐有貞如

何過來今日不可忘了他功業以為天順日錄語按
日錄亦有曹石二句獨不及先生誤矣徐有貞能用
其勇前語與若無徐有貞如何過來後語蓋武功之
姻及門下客附益之不知何所據

又言天順八年甲申春大學士李賢去位閣下缺人
出自上裁令中書科寫勅取徐有貞來聽用勅具
未下而上晏駕按八年李公原無去位亦無取徐
公事蓋亦吳人掩飾之辭也

東白先生張吏侍延祥云自余登朝而內閣待中官
之禮凡幾變英廟天順間李文達公賢為首相司

禮監巨璫以職事至者便服接見之事畢揖之而退
後彭文憲時繼之門者來報必衣冠見之與之分列
而坐閣老面西坐東太監第一人位對閣老第三人
常虛其上二位後陳閣老文則送之出閣後商閣老
輅又送之下階後萬閣老安又送至內閣門矣今凡
調旨議事則掌司禮者間出其餘或使小豎并用事
者傳命而已按東白所言內閣送迎中官之禮先後
漸變固是但言彭分列而坐後陳送之出閣非也成
化丙戌李文達卒陳為首陳卒彭繼之
閒中今古錄言大凡人生而父命名亦係乎數天順

庚辰殿試讀卷定祈順卷第一既而司禮監太監問
所定卷閣老以姓名對太監曰此卷固出入一等但
傳臚時北方人音與御名相似閣老愕然乃以王以
夔卷易之而抑順第二甲祈廣東人仕終郡守司禮
監之識見又出閣老一等矣是不知內閣取進呈卷
于御前讀後開拆初不知姓名而英廟御諱音振
與順殊不類也即此音亦不同而是歲館選亦不之
及且同時館閣諸公未有及此者其為傳會無疑
閒中今古錄言景泰中于司馬謙王都憲文權重
于時後英廟復辟石亨等誣奏以不軌奉旨本

該凌遲處死從輕斬了罷欽此二人赴死所于則連呼皇天后土王但云今已到此伸起頭來就斫連呼何為久後自明白噫王之言其過于遠矣按攷之水東日記諸書皆云廷鞠日王公極力辨迎襄之誣而于公第云何辨為縱上不欲誅我石亨輩必不肯容我遂默不對今此錄似牴牾且尚不知王之在內閣而稱都憲何以名紀事也

枝山野記言曹欽作亂時偏覓大臣唯寇遇害及執李相賢頻擬以刃而釋之索王尚書勦甚急王在一室窘迫無計一主事長大有力遽負王奔而免王後

擢此人要津時呼為馱官人考李公自撰目錄云傷賢後挾以至王公朝房令草奏求白又欲執李公它往王公為解救之俄懷寧伯大兵至圍欽李與王公皆得免然則王公奔而免與馱官人之說未可信也○客坐新聞言兵書余公子俊知西安府時朝廷時命總兵某帥師征滿四公從征督餉滿四據二山臨高禦敵矢下如雨我軍氣奪將官不能為計公謂曰必使攻下二山我處上游其勝可得將官請計公曰要功在賞也我有銀牌二千顧募勇士能奪山者先給與而後計功將官即選券勇敵之士千餘令上

山攀緣入巢舉火攻擊已奪一山其一尚為所據公曰更有銀二千餘兩可為牌五百復募衆卒夾攻其山亦隨列分衆懽呼奮勇軍容大振將臣又慮其飢公曰我已備糗糧二百車皆以蜜劑而和者使可飽而不渴以餉之士卒有死戰之心故卒成功將臣曰此余知府功也我何有哉先是滿四惟恃一泉為飲公率健士三百往探其源而堵窒之四遂跼蹐而公之料敵取勝出人意外表有如此者按余公時自西安知府本省叅政遷右布政使左軍治餉非知府也行狀止言在軍中劬勞居多而一事不及至于馬端肅

西征石城記可謂詳矣亦不及余公恐石田一時之所傳聞未可盡據以為實錄也

復齋日記言閣老陳文簞簞不飾卒後議謚當用文而衆論鄙之特改例謚曰莊靖其後永新劉公繼入閣尤不愜衆望或語人昨新閣老入閣閣吏請祭臯夔稷契劉曰陳先生不祭我也不祭以祭為濟也相傳一笑按陳名文于尊名之典未稱故易為莊靖劉入閣在李文達後與陳同事將一歲非為實錄

憲章錄于成化元年十二月內記改庶吉士許禮等觀政各衙門自正統以來所選庶吉士內閣奏讀學

士二員於翰林公署教習將及三年則邀求散館不復以進修為事至是庶吉士相次入閣請散館李賢謂曰教養未久柰何遽欲入仕許禮抗聲對公從何處教養來賢稍責之則曰吾輩教習雖例該三年已燒却一年矣謂癸未春闈災故也賢怒請旨分散各衙門觀政尋授禮南京刑部主事此出一小說其語亦似有據但按史及諸公志狀蓋以八月二十六日授庶吉士李東陽倪岳謝鐸焦芳陳音為翰林院編修吳希賢為檢討劉淳為中書舍人仍譯字張敷華等九人為各部主事蓋未嘗至十二月始散館也

既受李公等為編修張敷華等為主事未嘗令於各部觀政也登科錄是科進士有計禮而無所謂許禮此說不知何所起

又于二年五月內言李賢奪情起復翰林修撰羅倫疏劾賢遭父喪宜令終制詔倫狂妄謫福建市舶副提舉按賢以四月奪情起復許令奔喪時倫初及第授官未上疏也九月賢葬父畢入京倫勸之力辭終制賢不從始上疏今紀殊誤

又于三年內記初因前代任子之制文官一品至七品皆得廕子至是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許廕一子入

監按七品廕子 高帝朝洪武十六年吏部題准事
例正一品廕子於正五品用從一品子從五品用正
二品子正六品用遞降以至正六品子則於未入流
中等職內叙用如各關倉庫稅課司局批驗鐵冶所
官之類正從七品子則於未入流下等職內叙用如
驛丞遞運大使閘壩官之類又有一款凡職官子孫
不許廕一人年二十五以下能通本經四書大義者
叙用其不通者發還習學又一款應叙之人各于原
籍附近布政司地方銓注又一款用廕以嫡長子若
嫡長子殘廢則嫡長之子孫以逮曾玄無則嫡長之

同母弟以逮曾玄又無則繼室及妾所生者又無則
傍廕其親兄弟子孫又無則傍廕其伯叔子孫蓋斟酌
宋元之典而加詳且渥如此然終 高皇帝世群
臣不半歲非遷則死請未有能一人與者至若宋濂
之子璉孫慎劉基之子璟孫薦宋訥之子復祖皆出
特恩非由廕叙而至 宣廟時始以大臣蹇夏三楊
身後一子官之今云一品至七品皆得廕子至是命
在京三品以上官廕子入監則始濫而今始裁之非
也實推恩而爲之制也

瑣綴錄言成化己丑李執中為吏部嗾御史廖永韶

劾姚宗伯商閣老程司馬馬司徒當罷執中陰王之
罷司徒又御史劉璧以九年將滿懇無舉主寅夜走
執中所出肺肝相示合數知己奏請歸推舉之柄于
吏部語多侵內閣未幾事露罷官人謂執中為彗星
掃人兼自掃矣科道素比執中者喧謗彭閣老聽諧
彭不自安謝病予懼貽禍鄉郡請商閣老急以崔恭
補冢宰庶慰科道北人之心以解謗言崔果陞崔又
托予白閣老轉尹同仁于左而葉與中補右按李公
當時賢者豈肯啖御史劾他人而尹直至比之彗星
又尹一侍讀耳偃然自附于宰相之私人而以吏部

尚書侍郎進用為已任真小人哉攷之史大畧謂刑
科給事中蕭彥莊劾李公任情行私十大罪詔群臣
廷議尚書陸瑜等以李當罷遂革太子少保致仕而
奏內所謂暗結年深御史令彥莊具實以聞乃舉劉
璧吳遠馮徽對悉下獄彥莊亦坐謫四川永寧驛丞
未幾署大寧縣事以科罰為怨家所殺支分其尸聞
者快之彥莊王槩之姻也傳以為劾李疏出槩手史
又謂彭時以鄉曲故欲用槩而商輅欲用姚夔彥莊
之疏實觀望風旨而尹直得縱橫其間大抵彭之與
王尹之與蕭皆一黨前所謂鄉郡之禍者此也

皇明紀畧言僉事沈炤云李淳本廣西桂邑人生西
涯公而亡其妻攜公流落于長沙鬻之就戊京師按
公文淳受封至侍講學士乃歿亦非桂邑人也
雙溪雜記言文官一品授在國始自萬閣老安按東
西楊先生于正統中及李文達于成化初俱加在國
所記始自萬公非也

客坐新聞言永豐魯學士榮字子啓永樂甲申狀元
及第仕終禮侍文學才名冠于當世其生洪武乙巳
九月七日亥時追生而年月日時同因名追成化戊
戌追亦探花及第子孫一門光耀千古按子啓至少

詹事贈官乃禮侍耳追之祖則學士鶴齡也其孫
科第年月俱無同者而妄談至此

菽園雜記載張南安汝弼誦陳獻章詩末云李密是
何人亦有陳情表獻章不能答又云獻章汝弼門人
也按獻章正統甲子舉人汝弼成化丙戌進士輩行
在後門人之說誤也獻章以老母乞歸正與李密同
何得言誦

張南園謚法有魯襄敏啓許襄敏彬林襄敏文王襄
敏獻攷 國史家乘皆無之最後從內閣攷前後賜
謚彙本亦無此四人此必誤也且此四人乃不謚文

何取其俱謚襄為何故史謂尚書項忠具奏草論汪直令武選郎中姚璧持赴吏部尹旻請署名旻固辭不得已乃署即遣人報常英曰本兵部所為旻但以次居首耳又數日都御史王越遇劉珣劉吉於朝極言直賢語侵內閣珣默然吉折之越遂與吉踈按內閣危言攻汪直者獨商文毅劉文和耳文和特疏言西廠非宜至詰責之際侃侃不屈今言文和默然又謂尹恭簡密報常英蓋實錄為劉文穆所修故引以歸已而恭簡文和又素與文穆不睦似不無飾筆菽園雜記謂汪直梁芳時有中貴人王高者頗簡重

休沐恒謝客時尚書尹旻與諸公約訪之良久不出曰諸公且為我禮佛既出坐定曰吾所以勸諸公禮佛者貴乃前生耳一茶即罷之威寧伯又獨請見已入門使小璫肩其腹而出深以為快按高之杜門不與外事可也其辭禮則傲悖甚矣高乃黃高非王高也在司禮為第三人嘗以私忿嗾法司殺吉安守許聰似亦非良闖

瑣綴錄言兵部尚書項忠嘗遇太監汪直於道不下輿過而後知之遣人往謝直怒不答忠恐及禍乃約六卿極論直罪惡請罷西廠及攷大學士商輅等疏

言自立西廠之後汪直每日出外隨從之人數多但
遇官真人等無不喝令下馬雖大臣亦謹迴避如兵
部項忠當早朝鼓響伺候之餘即令校尉就在左掖
門下叫呼項忠不得已朝罷擁逼而去然則項公之
被辱蓋不止于遣謝不荅而已也

史言大學士商輅等劾汪直罪狀欲罷西廠 上震
怒命太監懷恩覃昌黃高至閣下厲色傳 旨詰問
朝廷用汪直緝訪姦弊有何壞事爾等遽如此說是
誰先主意輅對曰汪直壞 祖宗法壞 朝廷事失
天下人心輅等同心為 朝廷除害無有先後恩曰

不然 聖意疑此奏未必四人同然必有先下筆者
安曰直之挾勢害人誰不歎論之但不敢耳安等受
國厚恩同一主意誰獨為先珙奮然泣曰珙等侍

皇上於青宮迨今已二十年天下之事忽為汪直壞
之何忍坐視珙等誓不與共戴天吉曰直之罪縱吉
等不言亦必有言之者貶斥謫罰一惟命耳恩乃降
色而謂曰先生言善恩等具以聞倘 上召對毋變
前言恩去而輅舉手加額曰衆先生同心為國若此
輅復何憂蓋以安三人皆青宮舊僚而已則 先朝
執政恐見疑故也尋有旨革西廠命懷恩召汪直切

責之勒入內無何商公乞休直復入西廠開邊釁至十八年三月六科十三道奏直苛察紛擾大傷國體請罷之於是內閣臣太子太保萬安約太子少保劉珣曰西廠為害久矣今科道官欲革之吾輩豈可坐視當勸上宜從衆言珣不然曰西廠行事有何不公道也安曰公不欲吾自為之乃自署名題請云云疏入上乃罷西廠中外欣然珣有慚色劉文和之識何前後自相矛盾如此余意秉史筆者不相謀或不能無掩飾既而知其果誣史也當商公之初上疏直方起孺子暴貴用事珣亦知惡之故其辭特懇

切而王威寧尹恭簡甚私直而善珣直之用兵決勝或有以服珣心而勢力亦似可倚至于十八年出師宣大尋止番鎮大同而威寧同事復移遠之守延綏直事可知矣安素交結內臣其於尚銘之流間梁芳輩之忌嫉懷恩之公惡皆密得之珣比人尚猶以為無恙也僅踰年而直及威寧敗又踰年而文和罷又踰年而恭簡免然則汪直之兩罷西廠商公尚矣項公次之餘俱不足道也

史又謂二十一年大學士劉珣致仕先是一日召大學士萬安劉吉赴西角門命中人出御筆有劉珣嗜

酒貪財好色與太監某認親繼子姦宿樂府納王越銀謀與復爵 朝廷若不去珙必壞大事安與吉力解不從乃請令珙以親老辭幹旋加恩放歸按此則力救珙者萬劉也然萬劉實合策逐珙者也夫一劉珙也憲錄稱其附中人得罪以至疏辭不肯終養孝錄稱其進講以正定國本廬親墓鄉黨化之號曰仁孝里蓋憲多劉吉所裁孝則焦芳改筆珙于人乃中上耳吉有隙芳有恩故異辭也

西樵野記言河南馬中錫少與一同學生齊名文體書法俱不相下但馬對策亦嘗失記馬甚患之弘治

中二人同應鄉舉作館一室試畢馬謂前場雖優而後場不繼望亦隳矣至揭曉馬舉第一馬錄墨卷字跡雖同而五策實他有所作蓋臨場暗室中誤持其卷耳馬公河間府故城縣人中順天鄉試第一今言河南鄉試一誤也公登鄉薦在成化甲午今言弘治二誤也兩京糊名易書例不用墨卷今言他友所作而字跡同三誤也

吾學編載安南占城於成化間事尤畧安南第二云天順中黎濬被弑弟灝嗣弘治中灝卒孫誼嗣於占城則云成化中遣冊封正使卒海上副使論罪戍邊而

已按灝世與占城仇殺正統十二年占城攝王摩訶
貴攻安南為灝所敗被擒縱兵抵舊城古壘等殺掠
萬計至天順五年灝大發兵破殺占城國王波籠阿
麻破其國都虜掠人民財物悉有其地王孫齋亞勿
菴逃據西南郵上書告急詔切責王灝俾還其國封
灝疏辭頗倨且請命朝使申畫郊圻興滅繼絕至十
六年灝以兵詐言追捕叛黨攻取老撾二十餘寨殺
二萬餘人逐其宣慰使又欲進攻八百宣慰司而雲
南先以太監銜能貪黷密使以文幣良馬易王灝珍
寶遂往來互市不絕而臨安大理間皆有灝所使間

為大賈其地矣老撾破云南震動 天子為嚴勅將

吏隄防惟謹後王灝所使大將東正議以兵六萬復
攻老撾敗歸死者二萬餘王灝復自以兵九萬繼之
為滿國所邀其別軍皆喪死者三萬王灝慚忿得疾
還國尋遣給事中馮義行人司右司副張瑾齋勅印
封齋亞麻勿菴為王尋王弟古來奏言先王見虜交
趾王弟盤羅茶悅逃居勿靈王請封天使到而盤羅
茶悅復為交人所擒矣臣與兄齋亞麻勿菴潛窟山
林後交人畏懼 天朝自遣人尋訪本國子孫撥還
土地自邦都郎至占臘地界五處立齋亞麻勿菴為

王未幾臣兄死臣今當嗣位而未敢擅乞遣其使仍賜寶印退還本國全境二十七處四府一州二十二縣東至東海南至占臘西至黎人山北至阿木喇補凡三千五百餘里不勝幸甚時安南貢使至因諭之且責其殺滿刺加進貢使臣事後月餘而張瑾還下獄蓋瑾與馮義既乘巨船挾私貨市利至廣東聞故王已死恐空還失利亟至占城占城人言王孫請封後即為古來所殺而安南已用偽勅立其國人提婆苔者掌國事瑾等輒以印幣授提婆苔封為王得其賂黃金各百餘兩還至滿刺加復盡售其私貨歸義

病死於海洋瑾上其事且併安南偽勅上之詔下獄論斬時占城使尚在館譯問之云古來實王弟齋亞麻勿菴實以病死而所謂提婆苔者不知為何人也十八年春老撾車里宣慰款附安南而車里亦報交兵數十萬駐老撾界上八百報亦如之詔遣諭令還國二十年遣戶科給事中李孟暘行人葉應封古來為占城王時占城尚為提婆苔所據也二十三年古來自老撾走崖州款入赴訖遣南院右都御史屠瀟諭之瀟至上疏謂古來稱八州二十五縣盡為安南所據成化中訴於朝始歸邦都郎馬那里等四州

五縣地後占城頭目提婆苔叛入安南又割一州三縣與之提婆苔進兵攻古來兵敗被殺安南逼取其生身歆盡以其地立提婆苔子為王而古來之子蘇麻及頭目萬人固守以待乃復賜勅切責王灝乃始聽命而瀟製海舟募勇士千人護歸國弘治元年王遣王孫奉金葉表丈及方物來謝灝在安南蓋最爲驍勇之主而占城所有僅故國十之二耳安南後復亂占城始稍得息肩不然終非其有也

占城王子沙古卜刺請封給事中任良弼等言王古來已沒虛實難料宜行勘明白遣使送至廣東境土

令其領勅歸國因引給事中林睿使滿刺加不肯北面屈膝幽餓以死而不能問其罪從之按此必給事之當行者倡為此議耳第林睿死節事史既諱而不書而志碑之類又闕因記於此以俟考

史於謝文莊一夔卒稱其和易平實篤於友誼而譏其為妻破例乞祭葬又與尹直合謀之李孜省傾巡撫閔珪於廣西其他若陞尚書之驟力疾督永昌寺之後清議不無鄙溥云憲章錄則謂閔珪之調人謂直為之而鄉人有忌一夔者纂修實錄遂併入云又謂當事者以其嘗有謹妄費以足財用之疏故以永

昌寺難之辭疾不允遂忿懣卒與史所載矛盾矣謝以狀元及第二十七年自少宗伯而得大司空不爲異而當是時李孜省用事文莊又尹文和門人密疏之薦爲公爲私固不可知也所謂鄉人者少詹事汪諧贊善張元禎皆同年也極類張公筆

世傳陳太常音嘗考滿誤入戶部見入稅銀者驚曰賄賂公行至此已極可笑又云意欲訪一故人馭者竟歸太常坐廳事不進見其子曰汝何事亦來此耶按此乃比史儀同劉臻事移入太常以資嗾噓焉

近峰聞略言戊年大魁無登台輔者至唐皇而止至謂劉儼終禮侍曾彥終太常卿皆非也劉僅爲太常少卿曾侍講學士耳唐之後丙戌龔用卿以祭酒罷戊戌茅瓚至吏部左侍郎庚戌唐汝楫止太常少卿至壬戌申公時行大拜

瑣綴錄雙槐歲抄俱謂南京後府經歷卜馬益者山後人其子好武而駿遇一全真以技誇之全真曰此一夫勇耳吾亦有小技呼一刀使斬府中大槐後有百餘刀隨之削槐樹如札又嘗解髮髮盡直立指梁過娼家惡其淫也叱雷火焚之拜請乃救火其子引以見益曰是正人也而神因稍稍爲黃白之術益姬

妾妹豔甚衆全真得出入無間悉以呪術鈎致之衆不勝其淫毒泣告益益憤密言之守備廳急逮全真至則桎梏輒脫乃以狗血塗之送至京伏誅有興寧伯李震者與叅將吳經有隙經之弟綬用事太監汪直所譖震謂常從全真學識緯奏之逮捕削爵今攷史妖言人陳廣平濟寧人假以黃冠私習兵法偏歷秦汴楚蜀間偽為星象陣圖惑人交結不逞之徒潛謀不軌至南京為都督府都事卜馬翊誘獲之執至京都察院覆奏上命太監汪直等同南京內外守備會捕證佐至京論死獄上即僂于市瑣綴錄尹文和直譏自言益醜声著聞而幸免罪明年署吏部適考察以不謹去之然則文和之所紀者實事而史之所載者獄辭也弟文和不能舉全真名及以翊為益却當以史為據

資治通紀言五月上崩九月李孜省有罪伏誅僧繼曉發原籍為民按孜省下獄謫戍矣後復逃還京師始復考死於獄原非論斬也繼曉先以取藥詐還為有司執送斬於市今紀似俱未真

瑣綴錄謂丘濬脩憲廟實錄以陳獻章作十絕句媚梁芳自是為世所鄙而憲章錄因之謂出張元禎

筆按實錄謂獻章貌謹忍詩文亦有可取者然於理學未究也務自矜持以沽名會試不偶家居海南不復仕進一時好事妄加推尊目為道學自是從而和之極其贊頌形諸薦奏不知其幾雖其鄉里前輩以德行文章自負者亦疑之以不過如是耳何標榜者之多也及授官稱病不辭朝而沿途擁騶從列文槩揚揚得志而去其詆陳公亦甚矣弟不曾載十絕句媚梁芳事而所謂鄉里前輩以德行文章自負者正丘文莊也文莊廣人實錄既舉之則非文莊筆矣元禎度幾為近

資治通紀弘治元年冬禮部尚書周洪謨致仕洪謨被論與少詹事程敏政右庶子王臣同免今不載六年改禮部尚書耿裕為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裕以六年改吏部七年滿考始加太保十三年夏星變尚書屠浦周經徐瓊白昂各上疏乞致仕許之浦昂加太子太傳經瓊加太子太保憲章錄亦因之按昂加太傳瓊經徐貫俱太保浦先以太子太保為吏部東宮出閣加太傳歸因入對為周文端請畱併及已見誣科道上不悅浦出即令致仕故無加官此誤也

弘治元年太監郭鏞請預選女子於宮中或諸生館讀書習禮以待服闋之日冊封二妃廣衍儲嗣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侍讀謝遷言六宮之制固所當備而三年之愛豈容頓忘今山陵之工未畢諒陰之痛猶新柰何遽有此事下禮部議止之焦泌陽執史筆以為謝公進此說詞獻誦以誤孝廟繼嗣之不廣皆此邪謀啓之又云古者諸侯尚一娶三姓而備九女以廣繼嗣孝廟以萬乘天子獨不得立三官可乎小人圖勢利而不為國謀如此泌陽之忿筆蓋陰刺中宮之擅夕而譏謝公之從史也殊不知上

春秋甫十九中宮僅踰年何以有擅夕之聲於外而謝已逆知權之在中宮而從史之且謝以山陵未畢諒闇尚新為詞其義甚正胡可非也小人共泌陽其無忌憚一至此

雙溪雜記言弘治間因劉吉駕馭言官舉劾諸司上知內閣與言官交通之弊言官犯法不以假借御史李興巡按陝西用刑嚴酷捶死人命數多為儀賓所奏論死廷鞠時劉吉欲暗邀人心密囑工部賈俊解之俊居官廉慎與吉俱保定人素為吉所重故附之廷鞠奏覆上令處決元卿承吉風旨連章論救

又會衆求救於壽寧侯張鳶得免死克軍因救都察院御史出巡務遵憲緝有故犯者必罪不宥又御史彭程巡視光祿寺上言成化間濫費大多今復如舊乞節省浮費 上怒其揚 先帝之過下獄論大不敬斬罪已押赴市曹處決釋克軍一時言路清肅無敢肆意妄言及聽人主使舉劾人者巡按亦不敢恃勢欺凌三司一時憲體為之平正按博野雖小人其救李興為得大體至謂九卿承 旨論救當時如王三原輩豈承風旨者乎彭程論成化間無費亦是其職豈可深以為罪雖于 孝廟盛德無損至謂一時

憲體賴此平正而降慶中高新鄭欲裁抑言官報復故相至引以入疏二公之學識心術可知矣張鳶當作 巒亦誤

余嘗見彭疏謂監收厨料見光祿寺製造 皇壇器用不知 皇壇之義何所取詢之於人乃 先帝修齋行法之所其造此器所以待 朝廷不時之需也臣竊謂 陛下即位凡若此類廢之殆盡何為而猶有 皇壇器用之製哉夫光祿寺錢糧悉民脂膏血用得其實猶恐病民况置之無用之地頃者李孜省繼曉倡為邪術虛耗民財 先帝信之篤而禮之勤

者無他意在希福與壽無疆也彼二人者罪惡深重
蒙 陛下置之典刑人心稱快則禍亂之來二人尚
不能自免又焉有福壽於人之理哉萬一 陛下有
此舉過之於將萌杜奸邪崇正道無此舉也當治臣
下逢迎為悅之罪使 陛下好尚得以別白於天下
上曰 先帝為攷省等所誤事已往矣彭程乃暴揚
於章奏之間無人臣禮下鎮撫司詢問送法司擬贖
杖還職命仍繫之尚書彭昭後以會審議上發隆慶
衛克軍府部大臣及尚書王恕各疏請宥程不許又
之釋為民有薦者俱報聞然則程疏固未嘗暴揚

先帝之過 孝廟原未嘗有旨誅程及押赴市曹事
法曹亦未論斬也

余覽樊山王載坿所紀其曾大父溫懿王見潞上疏
論兄荆王見瀟承爵以來罔思圖報忠孝惟以威福
自持陰懷悖逆都梁王見某都昌王見潭俱被謀害
身死見臣苦諍反惡讎怒臣之校尉槩加拘束臣攫
疾病不容供進湯藥使百端制縛寸步不能轉移只
得自處調理幸全殘喘豈期臣兄立心奸險處事乖
張不懷 陛下深恩紊亂 祖宗舊制聽信陰陽搖
惑却將原建舊邸輒改子午正向陰釀異謀包藏兇

禍多擁克豎闌出禁城之外勢傾山嶽田野驚疑雖有州衛守禦等官俱各頓首惟命所據蘄州內有麟鳳兩山昂峙邸當傑地而况城臨大江與南京根本之地順流不過三日倘一乘機禍延不小臣方三歲生臣之母被遭荼毒五歲父王薨逝世母撫臣一十二歲仰戴 聖恩冊封臣為樊山王迄今二十五年惟以安分律身未敢輕為動止因兄任奸邪揆置惡臣諫諍致被讎嫌日時尋害緊迫只得被情冒瀆天顏合無遷臣仍轉江西建昌府始祖舊基或遷湖廣常德衡州二府保全身家臣誓不與此奸兄同處

乞 勅在廷大臣星夜前來將臣所奏事情逐一訪拿祛除禍患設事機不慎大臣來緩臣一門性命無復逃矣臣之兄弟見某見潭見滄見澆含冤地下終莫能伸臣若虛言罪甘萬死狀上即日 命司禮監太監蕭敬錦衣衛指揮同知孫瓚刑部右侍郎戴珊按其事 詔下甫七日即戒行夏五月戊寅抵蘄借楚鎮守太監劉雅巡撫右副都御史謝綬巡按監察御史汪某會勘至是朝使密而不章若為他使者王以下皆罔覺敬等入邸請謁即令錦衣校尉將撥置官旗軍校沈庶王安彭浩余壽陰陽羅啓儒風鑑毛

劊伶人同鑑壯士陳勝等數百人盡擒之而選民間
女隸四十人進宮鞠問悉得其情乃具狀以聞世子
祐柄沮格勘官法當並坐是年冬十二月二十九日
王召入京師居西內尋令自盡詔將祐柄仲李二王
俱安置武昌改調王邸儀衛一司旗手群牧二所軍
校四百戶于武昌諸衛差操稅課局赤東湖悉還官
渠魁毛劊常與宋貴沈濂余壽彭浩周鑑陳勝等俱
坐棄市餘黨問遣所奪聘女產業悉復之攷 國史
所載畧同第以見璟不早言革祿米三分之一而王
見瀟以五年冬十二月削爵繫西內矣明年見瀟復

許樊岫王見璟違法見璟再發其不軌奉命太監羣
寧大理寺右寺丞王嵩錦衣衛都指揮陳雲往覈無
異奉 旨見瀟戕害諸弟逼奸弟婦箠死弟母滅絕
天理傷敗彝倫又潛蓄異謀其諸不法事不可悉數
窮究極惡天地所不容國法所不宥即令自盡見瀟
亦有不法事情以其能發異謀潛消大害功亦不嘉
姑宥之世子祐柄削爵安置武昌令楚王約束而立
故都梁王之嫡子祐欄為荆王蓋見瀟之削與賜死
前後凡再勘而載於所紀未盡備也故補志於此

弁山堂別集卷二十五

弁山堂別集卷二十五

七

正德